東國通鑑 二十八

共二十九

四至參十一坪東三坪山西接世田ヽ付無量陸
直長六十五丈
廣二十丈
一東庫東山南接世田二ヽ名ヽ田ヽ付無量陸
長六十丈
廣三十丈
一塚東無量陸田南西接世田北無量陸田ヽ付接塚
廣二十五丈
廣十八丈
南二作直長十六丈以ヽ
廣八丈

戊辰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三

高麗紀

辛禑四

辛禑十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誅林堅味廉興邦都吉敷李成林王福海幷其族黨先是興邦勸禑下令購捕趙胖甚急鄭子喬獲胖繫巡軍時興邦爲巡軍上萬户與都萬户福海副萬户吉敷李光甫委官尹珎姜淮伯及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百姓是大賊也今斬李光者唯

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
服與邦必欲胖誣服治極慘酷胖罵辱不小
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何鞫
我為與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假聵
不聞餘亦無敢如何獨左司議金若采以為
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崔瑩第辟左右與
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與邦復欲鞫胖赴巡軍
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禑命釋胖及其母妻
又賜醫藥與裘下令曰宰相既富可停頒祿
其先頒隊伍之無食者遂下與邦于巡軍囹

人皆喜曰吾君明矣禑命瑩及我
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敷獄使者至堅味
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領祿吉制
也今無故而廢之豈爲君之道乎自古人主
之非巨下有正之者遂欲爲亂使人奔告其
黨甲騎已遮路不得出歸告堅味堅味家在
男山北既而仰見男山騎已成列堅味膽落
就擒嘆曰廣平君誤我矣初堅味與邦忌瑩
淸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李仁任固止之故
云巡軍不窮治興邦等罪禑大怒以前評理

王安德為都萬户知門下李居仁為上萬户
我
恭靖王為副萬户命更鞫之密直副使林撒
勒歸私家福海賜姓為子故不以為疑使領
兵與瑩等宿衛是夜福海有異志以突騎數
十詐稱徼巡宫城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
床指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為害至是
又下成林廷秀金永珎及福海撒于巡軍令
遣諸道察訪推刷興邦等所奪田民還其主
遂誅興邦堅味吉敷成林廷秀福海永珎撒

等並籍其家斬其族黨金用輝李存性林齊
味洪徽任獻朴仁貴潘德海李希蕃鄭慤李
球潘益淳辛權辛鳳生李義生洪尚淵金萬
興等存性仁任從孫初効仁任所爲後頗悔
悟其尹西京治爲第一民追慕之獻家無擔
石之儲獄官欲免之瑩以獻籍與邦勢爲大
司寇未嘗發一直言斬之時人悲之萬興堅
味家臣貪暴姦黠專摠田民之簿初仁任誅
竊國柄援立辛禑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支黨
根據而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故黜甚衆

興邦亦在其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大族詐
與爲婚興邦亦戀前日流貶謀欲全身惟任
任堅味之言是從於是以興邦同母兄成林
爲侍中擅姦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
私人秉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
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羣州縣律驛陵寢宮庫
之田皆被攘取背主之隸逃賦之民歸之如
市廉使守令莫敢徵發民散寇熾公私匱竭
釁及我
太祖憤其所爲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

悅道路歌舞○以崔瑩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遣密直
司使趙琳如京師請通朝覲琳至遼東不得
入而還○斬瑞城君廉國寶同知密直廉致
中前知密直全彬密直副使安愚祖密直提
學朴仲容典法判書金乙鼎大護軍金涵辛
靖成均祭酒尹珤司憲掌令金肇護軍崔遲
林孟陽司僕正甘成旦前江陵府使都希慶
宦者趙元吉等五十餘人皆被誅者族黨也
○甲午始頒百官祿○置田民辨正都監考

衆堅味等奪占田民分遣安撫使于諸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凡千餘人並沒財産成林之黨徐覩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捕之覩逃安生見其妻美遂私焉其妻誘覩至安生執而殺之後事覺誅安生以妻屬典客寺爲婢○令宗室耆老臺諫六曹舉文武賢良○赦李仁任不誅安置于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配烽卒杖流大護軍李巘進士都俞于邊地仁任秉權日久務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爲待已尤厚誣

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㢘之誅
仁任將有所言諂崔瑩第瑩辭不見然瑩德
仁任右己乃白禑曰仁任決謀事大鎭定國
家功可掩過遂幷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
林㢘之黨渠魁漏網又曰正直崔公私活老
賊獻仁任之孽子而堅味之壻俞吉敦之子
而禹仁烈之壻瑩素與仁烈厚故俞亦得老
又流前賛成事朴形于角山成知申事權執
經于安東右代言李稷于全州形仲容之父
執經仁任之妾壻稷仁敏之子也初李仁復

惡仁任仁敏之為人曰敗國亡宗者必是二
弟也其孫存性果速坐○二月禑閱堅味與
邦等樂器于花園鍾鼓絲竹之聲晝夜不輟
○封安叔老女為賢妃妓小梅香為和順翁
主燕雙飛為明順翁主是日我
太祖及崔瑩入政房瑩盡黜林廉所用之人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
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
禑如東江乗奉天船縱奏音樂仍留宿賜燕
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人各一匹○崔瑩

與請相議攻定遼衛及請和可否皆從和議
時遼東都司遣李思敬等渡鴨綠江張榜曰
戶部奉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
所管軍民漢人女真達達高麗仍屬遼東故
有此議○偰長壽還自京師口宣聖旨曰高
麗願聽朕約束朕令歲貢馬所進馬不中用
而又訴難我令勿進只令三年進種馬五十
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買五千匹又皆弱小
以我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今又以改衣冠
謝恩進馬粗蹄臃腿既是來獻何至於此是

必使臣行至西京賣換而來耳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候經年罪之爾歸以告執政大臣朕旣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白遣牒使來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興師造艦與否重賞我人之去說消息者是衛中小兒之見也自今愼勿如此又毋得遣使來鐵嶺迤北元屬元朝並令歸之遼東其係開原瀋陽信州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又賜藥材○籍諸道兩班百姓鄉驛吏爲兵無事力農有事徵發○命修五道城遣諸

元帥西北部以備不虞○崔瑩集百官議獻
鐵嶺迤北可否皆以爲不可禑獨與瑩密議
攻遼瑩勸之○發京城坊里軍修漢陽重興
城○斬原州牧使徐信李成林友壻也我
太祖使人言於瑩曰罪魁已族黨徒已除自
今宜止刑戮以布德音瑩不聽○禑取福海
駿馬騎之曰無乃善驚乎版圖判書宋贇進
曰福海所難馭也禑怒曰汝以予取賊馬耶
遂殺之○巡軍拷掠堅味益淳與邦吉數妻
徵督財産皆死獄中後投成林福海存性永

珎林敷幸權孫仲興等妻子臨津於是收殺
被誅者子孫無遺其在襁褓者皆投之江匿
免者無幾其妻女沒為官婢者三十餘人
臣等按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
罰不及嗣孟子亦曰罪人不孥蓋好生惡
殺天地生物之心而亦聖人欽恤之意也
堅味興邦貪饕不法荼毒生靈罪固當誅
然比之亂臣賊子叛亂僭竊者亦有間矣
誅止其魁可也崔瑩專尚苛酷恣行誅殺
濫及無辜有玉石俱焚之嘆已不厭人心

矣今又戮妻子嬰孩家無噍類盡赤其族何不仁之甚也瑩不學無術闇於大體輔昏主當國柄凡所設施麁猛暴戾類皆如此何足取哉

三月禑在壷串乘麒麟奉天等船忽爲雜戲按劒辟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王夜寢爲人所弑吾甚戒之○禑納崔瑩女初禑欲納瑩女使人言之瑩不可曰臣女鄙陋且非嫡婦所生常置側室不可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且固拒麾下鄭

承可安詔等逢迎禑意爭奪瑩志是日禑以
尚衣進衣稽緩斬別監康義元允海○前典
理判書許錦爭錦自以有疾不樂仕宦傾財
劑藥凡有疾者無尊卑就問輒施所活甚多
性不喜佛○封崔氏為寧妃又封申雅女為
正妃三興安為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寧妃
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正妃趙德妃王善
妃安賢妃及小梅香燕雙飛七點仙等三翁
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
三千九百匹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猶不

嶺

足又加横斂其弊極矣○杖流簽書密直河
崙于襄州密直副使朴可興于順天簽書密
直李崇仁于通州以仁任姻族也○殺公山
府院君李子松初瑩勸禑攻遼子松詣瑩第
力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百七擬流全
羅道内廂尋殺之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復相
及死聞者莫不悲嘆○西北面都按撫使崔
元沚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
至江界將立鐵嶺衛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
站禑乃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羣臣不聽吾攻

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下令曰明日
欲西幸臣僚宜皆著大元冠服我
太祖及諸宰樞言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民
心搖動請待大明使還禑從之國人皆喜時
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大明使將
至禁之○崔瑩閱兵東郊○大明後軍都督
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禑稱
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得
明乞歸數奏得明曰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擅崔瑩怒白禑令殺遼東

軍持牓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李思敬
等五人令所在羈管○庚子禑宥境內遂如
西海道寧妃及崔瑩從之徙世子及諸妃于
漢陽山城命贊成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
部丁夫爲兵名爲西獵海州白沙亭實欲攻
遼也是時全羅慶尚爲倭寇巢穴東西北面
方憂割地京畿交州楊廣困於修城西海平
壤疲於迎候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業
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時矣○夏四月乙
巳朔禑次鳳州初禑獨與崔瑩決策攻遼未

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
可夏月發兵二不可擧國遠征倭乘其虛三
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
禑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
夜瑩復入啓願毋納他言明日禑召
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
太祖曰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京待秋出師

辛禑

自是常往大同江樂而忘返○乙丑傳洪武
年號令國人復胡服
臣等按以小事大畏天者也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胡元失馭大明龍興聲教所曁罔
不臣服禑本狂惷亦老耄闇於大計稱
兵攻遼又不奉正朔去順効逆無非所以
取亡之道也瑩禑之罪已滿天下不有上
天悔禍義旗一回則吾東方生靈之禍何
有何紀極嗚呼殆哉
倭入椒島時京城丁壯皆從軍惟餘老弱而

已每夜烽火舉京城單虛人情危懼莫保
朝夕○禑將獵毆進一馬而斬之曰此馬數
驚我也又道見巨卒二人即命斬之禑淫樂
殺戮日甚○遣文達漢金宗衍鄭承可宦者
曹恂金完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
其都鎭撫皆賜衣○五月禑縱樂于大同江
至夜乃還禑每出遊輒奏胡樂令倡優呈百
戲崔瑩曰領軍士出入吹笛君臣荒淫百姓
怨咨○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鎭浦寇旁近州
郡禑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杜

疾不赴北征使子弟奴隷代行者悉令御史作
避者斷以軍法籍其產○禑與寧妃往浮碧
樓或射或擊毬欲殺圍人崔瑩請勿殺禑曰
父著殺人何禁我耶瑩曰臣之殺人不得已
也禑目左右遂斬圍人○庚辰左右軍渡鴨
綠江屯威化島亡卒絡繹於道禑命所在斬
之不能止○崔瑩請禑曰殿下還京老臣在
此指揮諸將禑曰先王遇害以卿南征也予
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甲申大東江水
赤○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薿先入

遼東境殺掠而還禑喜賜金頂兒文綺綃
丙戌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曰臣等乘
桴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
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洲中徒費粮餉自
此至遼東城其間多有巨川似難利涉近日
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司印朴惇以聞恭
象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
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以小事
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
陵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

誠至矣殿下繼志歲貢之物一依詔旨於是
特降詔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
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
衛之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計禀策甚
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
也況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馬俱憊驅而赴之
堅城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
時糧餉不給進退惟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
下特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禑與瑩不聽遣
宦者金完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瑩欲與

粗

胡兵來攻遼東使裴厚如胡時亡元餘孽遁
逃沙漠徒稱虛號瑩欲與之爲援其慮事粗
略如此○楊廣道按廉田理報倭寇道內四
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
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令諸妃
之在漢陽者悉還開京○乙未禑如成州温
泉左右軍都統使遣人詣崔瑩請速許班師
瑩不以爲意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矣軍中
洶洶皺惶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太祖僚佐曰公去矣吾儕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

太祖乃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順逆上書

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等見

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

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

公一身敢不唯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

渡軍中望見相謂曰自古以來未有如此人

自今以後豈復有如此人時霖潦數日水不
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溺人皆神之時
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軍民無者小皆歌之
丁酉漕轉使崔有慶奔告于禑是夜我
恭靖王與其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尚上護
軍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禑所奔于
軍前戊戌禑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
州從城下令曰赴征諸將擅自回軍惟爾大
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
急追

太祖曰遠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等若犯秋毫予不爾赦奪民一瓜亦當抵罪沿途射獵故緩師行己亥禑至平壤收貨寶渡大同江夜至中和郡辛丑禑於道上聞諸軍已近從間道疾馳至岐灘詰朝還京入花園從者纔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禑臣僚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營欲拒戰命百官以兵仗侍衛○六月癸卯朔諸軍來屯近郊爲書授金完曰我玄陵至誠事大

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今瑩為冢宰不
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先舉大兵將犯上國
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為寇殺
我人民燔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
今不去瑩必覆宗社翌日禑遣陳平仲齎請
將曰受命出疆既違節制稱兵向闕又犯綱
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君臣之大義實古
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知此況復疆域受
於祖宗豈可易以與人不如與兵拒之請之
於衆衆皆曰可今胡敢違雖指瑩為辭瑩

之捍衛我躬卿等所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
知也教書到日毋執迷毋吝改共保富貴以
圖終始予實望之不審卿等以爲何如又遣
侯長壽往軍前賜諸將酒欲知其意諸將進
屯都門外東北面人民及女眞之素不從軍
者鬧
太祖回軍爭奮相聚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
人禑乃發府庫金帛募兵得數十人皆倉庫
奴隷市井之徒徵兵諸道入援聚車塞巷口
削敏修等官爵以瑩爲門下左侍中禹玄寶

為右侍中宋光美為贊成事安紹為評理禹
洪壽為大司憲鄭承可為鷹揚軍上護軍趙
珪為密直副使金若采知申事牓于市曰執
敬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隸大加爵賞乙
巳我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岩邊柳曼殊入自崇
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却之初
太祖之遣曼殊也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
膽小人也往必北走果然時
太祖放馬于野及曼殊奔還左右以白

識及回軍事為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
大小悉咨之浚亦以經濟為己任知無不言
時朝廷聞本國之變上疏請征
帝欲親卜于宗廟方致齋適本國使者至即
罷齋○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
及徵兵執安紹鄭承可囚于巡軍典校副令
尹紹宗詣軍前因鄭地求見我
太祖懷霍光傳以獻令趙仁沃讀而聽之仁
沃極陳復立王氏之議○丁未諸將入城會
議迦藏寺移配崔瑩于合浦流宋光美于原

州安紹于安邊鄭承可于寧海判密直印原
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于鳳州知密直鄭
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者也○庚戌放禑
于江華先是禑夜與宦豎八十餘人皆甲馳
至義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第皆屯軍門外不在
家故不得害而還己酉諸將會議崇仁門使
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出宮
中兵仗鞍馬又請出寧妃禑曰若出此妃予
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禑如江華

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撾鞍曰日已暮矣左右衛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寗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獻于定妃

史臣曰秦政晉睿事涉疑似至於呂氏立他人子爲惠帝後朱文公直筆特書略無假借其所以爲天下後世戒嚴矣恭愍王嘗以無子爲憂宜求宗室之賢者嗣之乃取晦于陰養宮中以爲身後之計卒不能保其身禍亦荒謠暴虐身亡家敗嗚呼禍固不足論恭愍亦獨何心哉

辛亥曹敏修立禑子昌
太祖於回軍之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之後
敏修亦以爲然及是日
太祖欲擇立王氏敏修念仁任薦拔之恩謀
立仁任外兄弟李琳之女謹妃之子昌恐諸
將違己意立王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名儒
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
前王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眞如回軍時所言何敏修作
色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矣何可違也

遂以定妃教立昌年九歲

臣等按唐之衰權姦執國命廢置人主如奕碁然唐室遂亡今仁任斂修相繼專政置君主皆出其手去年仁任立禑今年斂修立昌其爲辛謀則忠矣如王氏何况旣以禑爲得罪於天地得罪於王氏之祖宗而廢之廢其父而立其子又何理也斂修不學無知無足多責穡名儒不能斷大義從斂修邪謀終爲口實亦獨何哉

昌尊母李氏爲王大妃○斂修白昌召李仁

任孝崇仁任任已死矣國人初聞名仁任恐
其復亂國政又開攘奪之門俄而聞其死皆
喜曰人不能誅天乃殛之○以曹敏修為楊
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為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
中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咨曰表云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
和高定等州本隷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隷
高麗以理勢言之其數州之地業為元統今
合隷遼東高麗所言未可輕信以待詳察然

後已且高麗隔大海限鴨綠始古自為聲敎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為能生釁端首者逆臣弒君廢命絕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番不允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交往彼雖稱貢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人許難准其所難將前貢削去只許歲貢種馬五十匹泱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萬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駑下之獸此像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為禮及其至也皆斕斑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為用

者倭之二也時或遣人諳說溫台杭紹蘇松
之民窺覘事勢致令散露倭之三也朕嘗諭
諸省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水陸往
來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
誘引下民致彼誆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謾
於人之誆是其愚哉倭之四也洪武二十年
春朕以匹帛置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
臣等皆以駑來易以價較之本國一馬之價
可得二三今二三馬價易一不堪駑馬終不
為朕用倭之五也噫高麗地三面環海一面

負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
此以誠交彼以詐合將欲罷交彼又卑辭若
此之爲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觀累朝征伐高
麗者漢伐四次爲其數寇邊境故滅之魏伐
二次爲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故屠其所部
晉伐一次爲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俘男
女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爲其寇遼西闕藩
禮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爲其弑君弃凡弟寧
立故平其地置爲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爲其
弑君弃反覆寇亂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

等數萬人金伐一次爲其殺使臣故屠其民
元伐五次爲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置
官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
端皆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吞并而
欲土地者也今鐵嶺之地王國有辭其耽羅
之島昔元世祖牧馬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
衆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島上戍兵數萬
以衛之兩淛穀粮以贍之以存元之後嗣使
元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蓋自恭愍
朝朝聘者多賫金銀土產布彩帛輕貨雖有

識者迫於權貴所托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
中國以爲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而來耳及
林廉用事其弊尤甚宜中之行裝無一物遼
東護送鎮撫徐顯索布宜中傾囊示之解所
衣紵衣與之顯嘆其清高以告禮部
帝引見待之有加顯出語人曰偰宰相而下
吾所見麗使多矣至尊禮待未有如朴宰相
者
帝又命禮部饗於會同館序前元平章院使
之上遂寢鐵嶺立衛之議○賜曹敏修及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之號我
太祖以疾辭不允以張思吉爲密直副使思
吉義州人義州地接遼東往來相繼而思吉
以土人代父爲萬戶悉諳情狀特加褒奬以
慰邊人○秋七月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
尙道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
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尙道副元帥具成
老等敉之時判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有
二兒負幼攜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絕不肯
行賊縶其頸逼令前行又逼棄所負兒文氏

知不免裹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又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饘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正田制而足國用厚民生擇人材而振紀綱舉政令此當今之急務也

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苦樂而民生之苦
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武周公井田以養民
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漢薄田稅而有天下
四百餘年唐均民田而有天下幾三百年秦
毁井田得天下二世而亡新羅之末田不均
而賦稅重盜賊羣起太祖龍興即位三十有
四日迎見羣臣慨然嘆曰近世暴斂一頃之
租收至六碩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用
什一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遂放民間三年租
當是時三國鼎峙羣雄角逐財用方急而我

太祖後戰功先恤民即天地生物之心而堯
舜文武之仁政也三韓既一乃定田制分給
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歿則收之府
兵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
有罪則收之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而
風俗美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
土著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而
與我接壤不敢吞噬者由我太祖分三韓之
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結其心為國
家千萬世之元氣故也自是以來閑人功蔭

投化入鎮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益掌田之官不堪煩瑣授田收田之法漸致隳弛姦猾乘間欺蔽無窮已仕已嫁者尚食閑人之田不踐行伍者冒食軍田父匿挾而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還於公既食役分又食閑人又食軍田授受之官不問其已見任在官而當食役分者耶未仕未嫁當食閑人者耶其身果府兵歟其父果入戍於邊鎮歟其祖果自異國而來投者歟祖宗授田收田之法既毁而兼并之門一開爲宰相而當受

田三百結者曾無立錐之可資爲宰相而受
祿三百六十碩者尚不滿二十碩兵者所以
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地以祿
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衣粮器械皆
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祖宗之法卽三代
藏兵於農之遺意也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
倉卒則驅農民以補兵故兵弱而餌敵割農
食以養兵故戶削而邑亡以祖宗至公分授
之田爲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門而仕朝
行不一舉足而蹈軍門者錦衣玉食坐享其

利蔑視公侯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夜待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食立錐之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責事功勵戰功而禦外侮哉內而版圖典法外而守令廉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避寒暑揮汗呵筆勾稽文券撿覆證左訊之佃户訊之故老凡其辭連盈獄滿庭廢農待决數月之案積如丘山一畝之爭連數十年忘寢廢食剖决不給者以私田爲爭端而訟煩也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反生怨

恨如視路人甚者纔釋衰絰輙其侍病之奴
婢求其某田之分至親尚爾而况於兄弟
乎是以私田而陷人倫於禽獸也朝廷士大
夫貌相好而心相猜至於陰中傷之戕以私
田而爲檻穽也至於近年兼并尤甚姦兇之
黨跨州包郡山川爲標皆指爲祖業之田相
攘相奪一畝之主過於五六一年之租收至
八九上自御分至于宗室功臣侍朝文武之
田以及外役津驛院館之田凡人累世所植
之桑所築之室皆奪而有之哀我無告流離

四散塡于溝壑祖宗分田所以厚臣民者適足以害臣民也此以私田爲亂之首也無弁之家收租之徒稱兵馬使副使判官或稱別坐從者數十人騎馬數十匹凌轢守令摧折廉使飮食若流破費廚傳自秋至夏成群橫行縱暴侵掠倍於盜賊外方由此凋弊及其入佃戶則入厭酒食馬厭穀粟新來先納綿麻脚錢榛栗棗脩至於抑賣之歛十倍於其租租未納而産已空矣及其履畝之際則負結高下隨其意出以一結之田爲三四結以

大斗而收租一碩之收以二碩而充其數祖
宗之取民止於什一而已今私家之取民至
於十千其如祖宗在天之靈何其如國家仁
政何田以養民反以害民豈不悲哉民之出
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貸
者賣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
養也冤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水
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里
暴屍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宗
廟危於累卵臣等願遵聖祖至公分授之法

革後人私授兼并之弊非士非軍非執國役者毋得授田令終其身不得私相授受嚴立禁限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臣以贍軍士則國富而兵強禮義興而廉恥行人倫明而詞訟息社稷之基安盤石而壯太山國家之威震雷霆而熾炎火雖有外侮將自焦而自糜矣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近者西北之行纔數月耳尚且公私不支上下俱困脫有二三年水旱之災其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其何以應之

況今中外倉廪一時俱匱軍國之須無從所
出邊警之虞在所不測如有倉卒難以户斂
今當量田之時定數給田之前限三年權行
公收可以充軍國之需可以給在官之俸按
廉之職國初節度使也摠攝軍民專制方面
守令奉職而民安其業方鎮懾服而戰守必
力事權歸一人無異望至今百姓號為一方
統察令也賊破州郡而方鎮無所畏憚擁兵
養威坐視而不戰賊勢日益張守令自恣公
行賄賂流連聲色百姓塗炭而不之恤為按

廉者區區於簿書錢穀之間而未能嚴於黜
陟賞罰之典以振起軍民之政者無他知官
皆正順奉順之員方鎮府尹州牧都護亦兩
府之大臣奉翊之達官故按廉不以王人大
體爲念又以秩卑小節爲嫌紀綱不振國事
之誤一至於此臣等願法祖宗遣兩府之成
憲體唐室遣大臣之故事擇兩府有廉威明
幹者爲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闢戶口增
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巡察州郡而黜陟之
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屯田修海寇息巡

臨方鎭而賞罰之而軍官敗績後一州郡守
令貪污招納賄賂者斬次罪罷職論罪次罪
論罰行公以振紀綱守令三年遞任不被都
按廉譴責者即除京職其都按廉使許令臺
省薦舉俟條貼出遣之自元帥以下皆郊迎
呈叅不許坐錐以五六品為廉使者一年相
遞之期黜陟考課之法與都按廉同更相迭
遣不為常例都按廉不能黜陟州郡方鎭者
司憲府申聞罷職痛理為守令者察民休戚
斷獄訟均賦役父母斯民其職也巡問按廉

如調兵則郡也責辦其宰則民戶之多寡丁夫之壯弱其所知也兵必得其精令也巡問按廉每所徵發處守令私其邑也調南郡之兵則必命北郡之宰北郡之宰至於南郡也以未經之耳目恐其欺罔先施鞭撻俄而調兵北郡之牒至南郡南郡之宰投袂而起直趨北郡未下車而先刑人繫累其父母鞭撻其妻子非止調兵而然也凡戶口之點檢軍須之轉輸徵督百端無有紀極於是兩郡相怨遂成仇讎互相報復民不堪苦戶口簡縮

其承流宣化之意安在令頹守令不許出境
專理其邑有不勝其任者按廉即罷其職而
黜之申報朝廷以承其闕使命之任先王於
巡問按廉之外不許發遣其慎重之意可見
兵興以来使命煩多冠盖相望乗驛者一匹
之命驕至八九匹一使之從多至數十人加
之以巡問按廉之差使諸元帥之發遣亦皆
乗驛横行州郡馳騖館驛此門一開成衆愛
馬之徃来京外閑散之私行紛如麻粟更出
迭入公然受廪恬不知愧殘鄉破驛之吏垂

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限之供億應無窮之使客州郡凋弊驛路流亡願自今州郡庶務一委巡問按廉以責其成雜冗使命不許發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軍情緊急重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諸郡各驛以受廩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叙使各道巡問按廉一法朝廷此制不敢違越違者痛理之諫官李行版圖判書黃順常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亦繼上書請革私田時田制大壞兼并之家奪占土田毒痛日深民皆怨咨我

太祖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䟽極論之

臣等按太祖首正田制取民有度光宗定貢賦景宗立田柴科及成顯經界愈詳文宗恭儉節用家給人足中葉以降權姦蠹國倉廩告竭遠事胡元朝覲饋遺國贐等事殆無虛日省官達魯花赤迭相往來溪壑其欲誅求無厭家抽戶歛徵督無藝尚不能支戶口日耗國勢就弱遂至叔季世族臣室占奪民田所在連阡陌絡山野地

無遺利一歲徵租或再或三猶以爲不足革田柴爲私有盡壞祖宗之法版籍不明民胥怨咨國之亡將無日矣不亦悲夫

遣政堂文學偰長壽以禑遜位表如京師○曹敏修請禮葬李仁任遣使吊誄追贈典儀難之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而不謚廣平則誰敢爲之獨至典儀議謚曰荒繆李崇仁姜淮伯河崙等折辱之俯以詼諧對其後臺諫論仁任罪自俯發之

臣等按 仁任不學無術包藏禍心立僞主

易王氏殺帝使附胡元以誤國家當國二
十餘年之間窮兇極惡眞盜世之奸賣國
之雄耳林廉之誅崔瑩屈法伸恩私活老
賊然罪盈惡極天降酷罰而死曾無一二
執法之臣論列陳請斬棺瀦宅暴白其罪
人皆腐心切齒敏修先請葬謚欲加恩數
何哉當禑昌父子簒竊之時仁任作俑於
前敏修効尤於後厥罪惟均今日之請非
獨爲仁任乃他日爲已之地也當時備員
與議者非仁任之腹心卽敏修之爪牙緘

口結舌不吐一公論例加其謚曠官失職
之罪大矣孔俯毅然獨立考核名實謚曰
荒繆伸天下之公論誅奸諛於既死有裨
太史風豈不可嘉也哉崇仁淮伯河崙皆
仁任之族黨不忌仁任外翼之恩挾私怒
而非公議其罪亦大矣
流崔瑩于忠州先是執瑩囚于巡軍鞫攻遼
之罪至是流之斬鄭承可杖流趙珪于角山
趙琳于豐州又斬安紹宋先義印元寶于流
所○流曹敏修于昌寧縣敏修嘗林廉之誅

悉禍及己凡攘奪民田悉還其主既得志稍
稍還奪復肆貪婪沮革私田大司憲趙浚劾
而逐之○八月以李穡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又令司憲府重房吏
官各一人更日入侍○下李光甫獄光甫本
市井無賴人也禑樂東江遊戲忘返光甫逢
迎所欲必中禑大悅朝夕不離側至是杖死
○左司議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養
賢而待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選擢用
已有成法故必待奇才茂績而登庸之自權

臣擅政以來專以賄賂得官批教未下而其爲其官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之意安在近者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樵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是士無忘軀犯顔之節兵之徇義守死之心乞殿下清淨爲心以公滅私當注擬選擢之際恐或有惡德私昵之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授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設本非得已除軍功外一皆禁斷○以鄭地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時倭寇擾亂

三道所至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足以懾伏倭寇命與金伯興金用鈞等往擊之又遣慈惠尹曹彥密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憲府請禁奔競○改諸道按廉使爲都觀察黜陟使賜教書鈇鉞以遣之皆用臺諫之薦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尚道前平壤尹張夏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商議金士衡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仡各各舉副使判官改量土田○始復銓選法舊制文武銓注吏

兵部分掌之府衛則自隊正以上諸司則自九品以上與夫府史胥徒皆著其年月錄其功過每於歲抄陞黜謂之都目政自禑幼年即位權姦竊國私其親姻貪于賄賂官爵一出私門都目之政久廢至是追錄其勞仕者大悅○大司憲趙浚陳時務曰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為典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為軍簿者不知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穀之多寡

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為版圖典法者漫不知為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典果能各舉其職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存而實無雖君相憂勤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臣自侍中以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綱於上以奉翊為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依司各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

六色掌以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大小相統如綱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政事易舉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況一國之政乎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令曰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

爵之濫古未有也顧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疾惡好
賢國爾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
殊俗者不許爾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
海之富減損吏員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
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
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惟新之化六寺
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翊不親視
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顧自今階通憲奉翊
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

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大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之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之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兄糾正職察百官為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近民之職不

可不重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
類自今非經各司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
外有聲續者不許除授其田獵宴飲之事一
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世仕出多門
人恥為之乃以除府吏胥吏不學墻面之輩
以毒于民願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
者差遣陞階叅官以重其任安集一切罷之
其府吏胥吏之徒只除權務之職俾驛署專
掌入道之驛近年不坐公廳而在私家行移
姦欺凡以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乘

馹騎而率郵吏者絡繹不絶驛卒凋殘職此
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軍簿司凡馬四驛
吏掾都堂文字方許發遣司僕掌乘輿親近
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立内乘内竪之徒專
擅其職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蒭藁也劫奪萬
端輸轉入城也農牛瘡仆殘破饑縣毒訴諸
郡一州之内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
皆是而又驅其貢户名為驅從至千百人不
付公籍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隷然害民
病國甚可哀痛願自今以尚乘屬之司僕寺

不許内竪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更日入直
凡其芻豆身親量給畿内芻稾計馬定數分
月而供且使糾正監撿每一番置獸醫五人
驅從三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凡都監有
事則置事已則罷例也造成都監初因宮闕
之作而置後而繕工之職歸之徒管一國材
鐵之用遣官吏而煩驛騎竭民財而盡其力
取之於民也剝膚椎髓用之於私也如泥如
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并罷防禦火㷁都監
屬之軍器寺愼揀廉正者官之且使糾正監

撿以壺串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
江之材諸窯之瓦供諸營造凡所木瓦窯之
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
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法姦
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臣願罷都摠都
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
者爲社長依黨序之法敎養子弟其賤人及
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羣戲街巷以長浮
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宮司倉
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奴婢新得奴婢

令辨正都監計口成籍毋使遺漏無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李仁任專擅威福踰二十年罪盈惡積幸天殛之願削官爵不賜謚誄以懲爲惡之人貞烈公慶復興清白自守爲仁任等所逐卒於貶所願賜教書吊祭其墓侍中李子松廉謹守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願賜謚誄厚恤其家祖宗衣冠禮樂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壓於時王之制變華從戎上下不辨民志不定我玄

陵憤上下之無等赫然有志於用夏變夷追
復祖宗之盛請革胡服未幾上賓上王繼志
得請中爲執政所改殿下即位親服華制與
一國臣民煥然更始而尚猶不順其品制以
梗惟新之政令願令憲司限日從制近年數
凶相次執政隨賂厚薄高下其官視其從違
殺活其人士風一變朝夕奔走於權門壓噴
天工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兩衙
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權門
不供其職者停職徵祿刑無定之法內外官司

出入由巳今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
掌顧委刪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
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古者
風淳俗厚詐僞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
世道日降姦詐日滋近來上將軍以下令軍
簿司印之奉翊以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
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發
生威福蔑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
事署名非通變防姦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
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

倉庫宮司必印以行信寶令内竪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姦也願凡所内用令都評議使供之冊下王牌以塞内竪盜竊之源凡於聽訟決事之官出納錢穀之司交通私書顛倒是非耗竊官物甚弊彌甚願一切禁止如有違者其請與聽者以不廉論各司各成衆愛馬之求索外官之贈遺者不以不廉論古者民年十六為丁始服國役六十為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按廉按廉貢于户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来此法一

發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住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多寡籍其戶之上中下三等與夫良賤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

懲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者輒繩
以理諸道魚鹽畜牧之蕃國家之不可無者
也我神聖之未平新羅百濟也先治水軍親
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
資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
肥膏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之稻田陷
于倭奴蒹葭際天國家既失魚鹽畜牧之利
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氏募民實塞下
防凶奴之故事許於已邑荒地開墾者限二
十年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

修立城堡屯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時耕耘魚塩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至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其鄉邑而邊境州郡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而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户諸道元帥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安邊者賜之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亡一州郡者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示勸懲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

出國家之腹心今也倭奴橫行攻陷我州郡踐踏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及時掃清西北一面國家之藩屏頃者姦兇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戶加於舊額州郡供億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夙著者每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戶各一人餘皆罷之商賈之徒競托權門以干千戶之任侵漁掊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爲民信服者除授之

毋數易置權勢之家競為互市貂皮松子人
參蜂蜜黄蠟米豆之類無不徵斂民甚苦之
扶老携幼渡江而西可為痛哭願自今抑買
之弊一切禁止如有違者痛繩以法前此被
罪姦宄之徒抑買之貨其在民間未畢收者
宜令刷括以充官用其鷹鶻貂皮之曲獻亡
皆痛禁禾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
産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
不可不早圖之願自今所居州郡課其生口
以成其籍使不得流移授以曠地俾勤耕種

與平民同其有違者所在官司繩之以法昌
下其書都堂○以洪永通領門下府事國人
皆曰以彼貪婪得免正月之誅今値更化之
初尚不見斥又位上相眞福人也○慶尚道
都巡問使朴葳安東元帥崔鄲擊倭于尚州
中牟縣破之各賜弓馬○以我
太祖都摠中外諸軍事○楊廣全羅慶尚道
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
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晉州牧使李
贇戰死倭又自咸陽踰雲峯入羅峴至南原

地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全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
諸軍無食不能追賊乃登船人謂非此戰則
三道民幾盡矣昌賜地等宮醞段綃○以贊成事王安德爲六道都統察使○復以士人爲縣令監務舊制縣令監務皆用登科上流近世專以諸司胥吏爲之貪汚虐民階皆七八品秩卑人微豪強輕之恣行不法鄉邑殘

亡恭愍王因全以道之言雖以五六品爲安集欲革舊弊然安集非出於批目皆用時宰所擧白牒之任至禑時權姦秉政專用私人隨其喜怒以爲黜陟諸縣安集多不識字者奪人田民納之權門至養權臣馬牛鷹犬求媚媒進貪殘之禍甚於胥吏至是始用士流秩五六品○教私田之租一皆公收則朝臣必患艱食姑令半收其租以充國用○九月朴葳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知門下府事柳曼殊免諫官言曼殊由門蔭得官致

位宰相而乃不孝其母人皆賤之又强奸故
少尹崔秀瞻處女又奪占人播種之田使李
主舍究請令鞫訊以礪風俗憲府又劾罷之
◐右常侍許應等上疏曰近與司憲府版圖
典法交章申聞請復先王均田之制而殿下
俛允四方聞者莫不欣悦唯臣家世族之兼
幷者獨以爲不便嘵嘵多言變亂衆聽一時
士大夫有田者同聲應之尋有不收宗廟社
稷道殿神祠功臣登科田之議臣等以爲此
必有倡之以起廢法之端者不白果有半收

之命夫立法所以革弊也法立而弊未生還
自中止無乃不可乎近來以國用軍需俱不
足故初有均田之議今若信浮言行之未竟
則祿俸糧餉何以足之常程緩急何以當之
上國立衛遼東窺覘我疆者有年又海寇深
入作耗無所不至是誠畏首畏尾之時也捨
此不慮乃以國家之公田以與無功坐食之
人非計之得也伏望殿下任衆口之煩囂復
均田之舊制使軍國之需皆有贏餘則國家
幸甚從之○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仡將行上

書曰況爲國者當家給人足内外無患之時
猶且思危況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固
不可以不虞也國界自西海歷楊廣全羅至
于慶尚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
曰大青小青喬桐江華珍島絶影南海巨濟
等大島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
之利今廢而不資爲可嘆已乞於五軍將帥
入道軍官各給虎符金牌至于千戶百戶授
以牌面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
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

食有餘矣誰不人人各自為戰乎人人各自
為戰則戰艦自備兵糧自賷而為遊兵無時
擊之則賊不敢窺覦民得以富庶煙火相望
雞犬相聞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
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昌下其書都堂○還
禑于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租稅供奉○改
政房為尚瑞司○寢園署啓曰宗廟之祭國
之大事簠簋籩豆之實犧牲粢盛之具各有
攸司近来紀綱陵夷無所考課犧牲真物不
豐不潔甚非報本追遠之意乞令攸司務盡

澄潔以致誠敬其典技祝版亦令長官齋沐
齎進其或不虔令臺省糾治從之○冬十月
大司憲趙浚等上書陳時務曰古之爲國者
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脉也
身無血脉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不
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言
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一
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脉達于膏肓
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
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

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署禮文凡與祭者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居於本司或在於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褻且不習禮文故其裸獻登降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本追遠之意為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以下令録事察之致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

不敬論本朝樂節凡宴饗賓客必作唐樂繼以鄉樂令娼妓歌舞聲音之節終不合於中和殊失禮樂之本矣謹按朝廷儀其視朝宴饗只使伶人按樂而娼妓不與焉願遵此法宮中宴饗只奏唐樂毋令娼妓近前南州之民近因兵亂板蕩失業又因水災禾穀耗損咸不聊生誠宜培養邦本俾不搖動各道既有節制使又有觀察使徵兵調役紛擾如雲民不堪苦其節制觀察使外諸奉使者一皆名還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

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
託以覲親省墓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
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也願自今父
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
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都
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隷各處
役之如奴隷不堪其苦至有逋亡者主司督
京主人曰徵闕布人一匹主人稱貸於人而
不能償之直趨州縣乃謂京中債償倍數督
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

寺曰徵其人之闕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之力以供國役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斷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屬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去以安民生○以我太祖及李穡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遣侍中李穡

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正請王官
監國又請子弟入學自玄陵之薨
天子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
穡爲相自請入朝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乃有變
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我
太宗爲書狀官及入朝道有一官人語穡曰
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
李太祖舊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

李太祖舊諱罔極之德何以報之○十一月趙英吉潛入京獲之杖復流于順天○司憲府劾判開城府事文達漢憑外戚之勢縱肆貪婪流于合浦都堂乞置近地乃移鐵原達漢李琳之妹婿也○遣密直使姜淮伯副使李芳雨如京師請朝見◐諫官上䟽劾知密直李茂李彬曰往者趙英吉擅離貶所潛入京城其跡詭秘事涉可疑英吉之來也茂彬等悉知其情不即具聞罪固不細矣猶握重任在於左右宜付憲府痛行推鞫以安反側䟽上

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彬黨於李仁任頗張威福幸蒙聖慈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以補惟新之政乃與英吉反側之謀茂借馬指置彬比隣相從圖濟姦謀罪莫大焉止令罷職無所懲艾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二月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馬及閹人○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上疏曰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絶俗爲宗固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諸寺僧徒

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刹其於清淨絶俗之教何顏自今選有道行無利欲者住諸寺院其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以失行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鄉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僧徒恒留宿人

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禁錮李仁
任子孫右司議尹紹宗等上䟽曰竊見李仁
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事我玄陵竊位宰
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侍中柳濯請復農隙
忤旨見罷仁任遂代其位當國秉政迎合獻
諛竭民財力毒痛三韓卒致甲寅之禍上王
幼冲嗣位仁任專擅國柄乃謀一身百年之
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殺忠賢而竄大
臣罷書筵而進頑童導上聲色娛上游畋使
上王不暇親政宦官宮妾饔夫內竪爵祿以

悅之餽遺以結之使為耳目日夜稱譽於上
甘言小惠愚弄國人皆得懽心以林堅味廉
興邦為腹心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托
者為賢才節行廉恥者為不肖兩府百司藩
鎮守令咸出其門言官要職列其私親谿壑
其欲不知紀極攘人土田奪人奴婢富家之
翁嗜以封君姻婭乳臭工商賤隸坐耗天祿
宿衛之臣百戰之士曾不得斗粟而食四境
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為念敗軍之將
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則不賞於是一

國之人以奔競爲急賄賂爲功知有私門而
不知有王室矣其林廉之惡皆仁任之醞釀
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探旨封妃以配
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其計之未周
也乃納家婢戴爲小君俯伏稱臣汙穢王室
羞辱祖宗播醜天下
天子以爲三韓無人論其罪惡自開國以來
未有如仁任之甚者也羣兇既族而仁任乃
保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其家得全是勸來
世之姦賊也願殿下奮乾剛之斷數仁任之

罪斬棺豬宅以解祖宗之怒以快臣民之憤其家舍奴婢財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知姦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誅則為惡者懼為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矣疏奏只命禁錮子孫○斬崔瑩先是典法及郎舍上疏曰崔瑩專我玄陵守亂興王驅僧北鄙逮奉上王却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盪滌兇於今春以濟生民誠社稷之臣也然闇於大體不顧羣議決策攻遼獲罪

天子幾至覆國前功盡棄以瑩之功不幸有
此叛逆之罪誠一國所不忍然在天下之議
所謂人得而誅之者也願殿下斷以大義亟
命決罪以謝
天子昌從之遂斬瑩鐵原人惟清五世孫也
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清年十六父元
直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
產業居第湫隘服食儉素其視乘肥衣輕者
如犬豕然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
左右略無懼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期以必

勝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國賴以安人受其賜雖久爲將相手握重兵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身掌兵麾下軍士所識面者不過數十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illegible][illegible]無應者獨自歔欷而已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不如致仕閑居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及其衰耗識慮顛錯妄興攻遼之師諫大夫尹紹宗論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

言臨刑辭色自若死之日都人罷市遠近聞者至于街童巷婦皆爲之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堂賻米豆百五十碩布一百五十匹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三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四

高麗紀

恭讓王一

諱瑤神宗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

己巳十一月我

太祖與沈德符鄭夢周等定策立之

在位四年壬申七月遜于原州降封

杆城郡恭讓君後追封王

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藝文春秋館典校寺

上書曰藝文掌詞命春秋掌記事典校掌祀

典而修祝文此三者皆重事也是以先王置
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外非先王設
官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典校一人入
直于內以復舊制昌從之○二月昌許葬李
仁任尹紹宗又與同令許應閔開等復䟽論
仁任罪日暮不得上會紹宗疽發背請告應
等寢其書不上仁任族黨疾紹宗至欲殺之
及紹宗遷成均大司成乃得葬之後紹宗起
書筵以䟽進昌命權近讀之其略曰夫治國
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既正則教易入而令易

行姦不生而亂不作仁任當國徇私情而害
公義窮人欲而滅天理生有罪而殺無辜賞
無功而誅有功貴貪墨而賤淸白好姦回而
惡正直進小人而退君子溺人心於汚濁三
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爲貪賤禍敗之檻穽而
惟恐或陷於其中民焦虐焰國幾顚覆尙賴
天地之相祖宗之靈啓我上王廓淸羣兇再
安社稷人心一正然臣瑩不知春秋討賊之
大法上戾天心下違人望釋首惡而不誅於
是國人見賊魁之得全則又靡然而改其心

曰彼林廉之敗者姦之未熟耳姦之熟則人
不得而罪也天不得而禍也為惡誠無害也
夫人之情誰不樂富貴哉誰不厭貧賤哉若
不忠不義窮凶極惡而得保富貴以遺其子
孫而無後災則誰復有為忠為義以遺貧賤
於子孫哉今殿下私賊魁而全其家則三韓
之人父勉其子妻勸其夫使學賊魁之深姦
棄忠棄義惑世誣人人皆欲賣殿下之社稷
而求富貴矣仁任之逆命不朝與崔瑩攻遼
之計其罪一也若原其情則瑩之攻遼不忍

坐視祖宗封疆之削也仁任不朝只為苟安待死之謀耳瑩之清白將相三十餘年不取民之一毫掃蕩羣兇於戊辰拯億兆於湯火其攻遼之謀舉殿下既斷以大義而不敢私矣至於仁任敗國逆命之罪奈何必欲保全以勸萬世之不忠不義乎願殿下一依前疏所言下憲司施行以懲為惡以正人心○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奏誅崔瑩○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

朴子安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蕨
衣服鞍馬銀錠奬諭之人以爲蕨但燒盧舍
舟楫實無俘獲○諫官上疏論府兵曰竊惟
我太祖設府兵令軍簿司典馬攝之故身彩
武藝備完者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人卒伍
精強近年以來入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於
都目或出於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
是襁褓幼子工商奴隸無尺寸之功坐耗天
祿一有緩急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
意也願令精選勇略兼備者充之常習武藝

考覈其能否而黜陟之大護軍上護軍王之
爪牙兵之帥表毋令老耄與童稚為之諸色
工匠其有勞者賞以錢穀不許職事除先王
所設官額外增置員數一皆削之○三月司
憲府劾閔中理自晋州奔父喪載魚肉以行
及為版圖判書不待起復視事受祿之罪流
之○禮曹請受朝用樂昌從之○姜淮伯還
自京師禮部奉聖旨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
殊俗異雖與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
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盖為彝倫大壞君道

全無不臣之逆大彰諭使者歸童子不必來
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相干○史
官崔瀣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
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
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爲重
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
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
任也近年以來史翰改而爲二兼官亦不供
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不能備記實非
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

其職任各脩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
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
見聞録爲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
大小衙門凡所施爲之事一一報館以憑記
録永爲恒式昌從之○夏四月禮儀司請每
月用六衙日朝參○李穡還自京師
帝素聞穡名禮待甚厚乃曰汝仕元朝爲翰
林應解漢語穡以漢語遽對曰請親朝
帝未曉禮部官傳奏之
帝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穡至渤海與

二客船同行及半洋山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顚仆太宗神色自若竟得全而歸禧還語人曰今與

皇帝心無所主之主也我意

帝必問此事則

帝不之問

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時論譏之曰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都評議使司議田

制時田制大毀兼幷之家攘奪土田籠山絡
野毒痛日深民胥怨咨我太祖與趙浚欲革
私田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持其議不從
而李琳禹玄寶邊安烈皆不欲革以穡爲儒
宗藉其口以惑衆聽革復之論未決鄭道傳
尹紹宗同浚議權近柳伯濡同穡議鄭夢周
依違兩閒乃令各司議革復利害議者五十
三人欲革者十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
也○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簽書密直司
事權近如京師請親朝○以沈德符判三司

事安宗源為門下贊成事鄭夢周為藝文館大提學○慶尚道都節制使朴葳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京畿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斬三十級○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遣節制使柳曼殊我

恭靖王禦之賜弓矢○大司成尹紹宗上書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禀胎教及在襁褓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有傅以傅之德義而節嗜好之

過防閑見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
性之真得其養方寸之間受教之地澄靜無
蔽故皆可以為堯舜矣臣竊見殿下受讀論
語今十有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
四字而已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才得於
天稟其於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
筵須臾入內狎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
書故也至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
退音訓未通輒讀輒起俄穪御膳失時輒入

於內聖學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向學而姦臣為盜國之計即罷講筵誤我上王幾覆宗社殿下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為戒首開經幄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矣如或怠學則柰宗廟何柰生靈何今孟秋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莫大焉洪範曰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徵戒殿下之意豈不明甚哉古之時八歲而入小學十歲而出就外傅居焉昔

者魯襄公年才六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
同何嘗御膳泌於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
官而上書曰人主一日之内親寺人宮妾之
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願殿下每旦問安慈闈之後出御
便殿命進御膳命諸諫官館閣學士常侍左
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至於日昃至於夜分
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稼穡之艱難征戍
之勞苦治亂之原興亡之跡古今禮樂人物
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積久自然通達習與

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在深宫之中薰染婦
寺之邪化聖爲蒙其益豈不甚大哉便嬖近
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萇莠也賢士大夫薰
陶之益乃養聖德之雨露也凡宫人内臣亦
願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五十以上
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使進於左
右以絶其導上邪私之源大内服御器用以
紂之玉杯象箸爲戒以禹之惡衣服爲法今
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太師太傅也侍讀古之
少師少傅也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知書筵

進則以爲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爲之起侍
讀進退亦爲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傅之
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以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以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願殿
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億兆
生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察納修省以
開千萬世之太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論
切至深得告君之體○門下侍中李穡乞解
職舉李琳自代以穡判門下府事琳爲侍中

洪永通領三司事禑嘗與永通李茂方等設
白蓮會於南禪寺佛者以禑藉口益肆其說
○八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竊惟私田利
於私門而無益於國公田利於公室而甚便
於民利於私門則兼幷以之而作用度由是
而不足利於公室則倉廩實而國用足爭訟
息而生民安矣有國家者嘗以經界為仁政
之始豈可開兼幷之門使民陷於塗炭乎夫
田本以養人適足以害人私田之弊至此極
矣幸賴天佑國家祛曠世之積弊革復利害

分明可見而世臣巨室猶踵弊風以為本朝
成法不可一朝遽革若革之則士君子生理
日蹙必趨工商胥動浮言以惑衆聽欲復私
田以保富貴其為一家之計則得矣其如社
稷生民何如或復之是舉三韓百萬之衆而
納之膏火之中也今欲圖治而反貽患於生
靈無乃不可乎竊謂當以京畿之地為士大
夫衛王室者之田以資其生以厚其業餘皆
革去以充供上粢祀之用以足祿俸軍需之
費杜兼幷之門絕爭訟之路以定無疆之令

典○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來聘歸我被
倭虜掠人口○左司議文益漸罷時諫官李
擿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
李琳禹玄寶移病不署名翼日徑赴書筵趙
浚劾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以賢良拜
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淸問誠宜進盡忠言
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依違苟容無諫爭之
節傴僂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思忠
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無
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益

漸依阿權勢稱疾不與自以爲得計上累殿
下知人之明下負士林期待之望是宜削其
官爵放歸山野以爲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
也即罷益漸職益漸嘗奉使如元得木緜種
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術幾
槁止一莖在比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繅
絲車皆天益創之○以鄭地爲楊廣全羅慶
尙道都節制體察使兼總捕討營田繕城事
○遣典客令金允厚副令金仁用報聘于琉
球國○九月昌將親朝李穡曰遼野寒甚宜

早行旣而昌母李氏憫其年幼言於都堂寢
其行○永興君環嘗以事流武陵島不知存
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國請
於朝使家奴隨使物色求之者數四至是其
奴以所謂環者偕來爲人甚癡形容不類語
言多忘不知祖父名姓及所居田里辛氏身
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城府事朴天
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與知密直李崇仁河崙
曰此實非環也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
人之知豈若妻之知耶遂訟于憲府憲府執

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昷隨宗
室諸君皆曰眞永興也於是劾天祥等坐誣
崇仁逃獄卒又接崇仁子次着索之鞭背流
血道遇我
太祖獄卒匿次着于路傍家次着大聲號曰
願
令公活我
太祖驚而名問之謂獄卒曰豈可責子以索
父耶即命釋之且使從者一人歸次着于家
乃與侍中李琳白昌曰即位之初宜布寬仁

乞宥天祥等且崇仁侍講書筵啓沃有日乞
令供職於是流天祥等四人于遠地崇仁乃
出赴書筵憲府又劾之時尹紹宗嫉崇仁才
高又忌李穡譽崇仁而不譽己讒毁多方○
昌命李穡李琳及我
太祖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
段十四馬一匹皆下教奬諭從鄭夢周請也
○遣密直副使柳爰廷祭侍中慶復興墓曰
我先祖恭愍王擢卿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遂能內誅奇轍外殲紅賊德興之亂卿與

崔瑩奮忠擊走以存我社稷及逆旽以左道
惑我先祖卿大夫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卿不
一進其門旽乃譖卿於是有明夷之行旽既
誅我先祖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
位賊臣李仁任秉間專恣尚賴卿之在朝不
能縱其溪壑之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毋明
德妃信卿之深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
嗾羣兇而逐卿窮兇極惡寃塞覆載卿位極
人臣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聳萬世予嘉
乃忠特遣使往奠○尹承順權近還自京師

禮部奉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高麗國中
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為皆非良謀君
位自王氏被弑絶嗣後雖假王氏以異姓為
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古有弑君之賊由
君惡貫盈凡弑君者雖在亂臣賊子亦有發
政施仁以回天意以安有衆今高麗陪臣等
陰謀疊詐至今未寧設使以逆得之以逆守
之可乎若以逆為常則逆臣繼踵而事之皆
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移文前去童子
不必赴京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之君臣之分

於上造妥民之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
患哉連歲來朝又何厭哉近中路私自開見
既還先示李琳私第然後乃付都堂○冬十
月倭寇楊廣道都屯串都體察使王安德與
戰大敗○諫官吳思忠等劾李崇仁曰崇仁
性稟姦貪言行邪佞才藝經國慮不及遠但
以文墨末藝出身盜名久居樞要往者仁任
用事此人黨附堅味盜國又為腹心頗張威
福恣行不法又母之喪未滿三年不得掌試
國家之制也而崇仁為散騎常侍當母憂求

為監試試貧而不可以朝服試之故以常侍
高官降求上護軍以掌其試且冒死纔喻百
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是不孝也比來上國
以羣兒貪饕絕我國矣而羣兒伏誅聖上守
與侍中李鑰入朝而崇仁從行不改本心身
親買賣有同商賈使中國之人嗤我三韓士
大夫之面目雖詩成七步口誦堯舜之言曾
夫豕之不若眞所謂小人儒也豈可以為侍
讀而置諸左右乎至于近日肆其姦謀讒陷
宗親欲敗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而情見辭

竄逵命隱匿殿下以侍講之故將赦勿問又降宣麻優禮待之而崇仁不知天地包容之恩遲留旬月不即進謝其無上蔑禮之意甚矣其爲不敬孰大於此願令憲司棄罪痛理遠竄四裔以懲不孝不敬與夫辱國之罪以正人倫以勵士節昌下其疏于憲府究問其罪崇仁又逃索獲之流京山府憲府又劾朴惇之嘗烝妻母今又從禑入朝覲自買賣流于遠州惇之與崇仁素善故及○簽書密直司事權近上書論救崇仁曰夫謂崇仁爲不

孝者以毋歿三年之內為試負也然當是時
其父兄具旣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欲及
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
寸惻兄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爲辭則是
知有死毋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後之
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
黽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
也是誠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
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冒干口傳赴
試登第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

讓王

以為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為誰榮乎為
自己也為父忍母猶為不孝為自己忘父母
得為真孝乎況我國人能行三年喪者萬或
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奪其情若罪崇
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棄萬得一
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不察崇仁愛
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乎夫謂
崇仁為不忠者以其推辨永興真偽之事既
稟上命宜即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避也然
崇仁大臣永興真偽之辨言語之小失也以

國家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緘問之而已又況前日憲司上書以為大臣犯法不使就吏戮辱殿下然之定為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舊法信殿下之判旨不即就辦及至憲司發愬推致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懼非是崇仁心懷不忠敢非上命也其涉永興真偽之事蓋其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與輩比鄰相從得聞其言非是崇仁誕妄倡為此言也及復爵位不即進

謝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
中國身親買賣之事其致謗有由焉指揮姓
陳者其妻之宗族也因往其家經過市巷又
欲遊觀行于道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為此
言以誣毀之聽者不察以為實然若果買賣
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在崇仁使還之後
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一聞崇仁買賣辱
命之事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蹋中國之境其
耳何得聞此事乎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
徒信謗者之言而不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

惟我國家臣事大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
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襲爵皆崇仁文章之
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仁之力也
皇帝屢稱文章之美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
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生
中國罕有國家詞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
議者不與之察反信小人陰毁之言敢以大
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親親尊賢二者爲天
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室欲雪其恥
特命所司以明系與眞僞之由親親之道可

謂得矣崇仁久爲侍讀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也纔有疑謗不爲辨理即命放黜尊賢之道有未至焉臣竊爲殿下惜之也亦宜爲之特命所司推明其謗自出之由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仁行貨必不能神轉而鬼輸用車幾兩駄馬幾匹其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明謗者眞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倍他人之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賜買之物

其車非盡崇仁之貨真馬非信他人之例則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也宜正謗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為崇仁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雖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宜置極刑又何不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輔國家者有所犯則以為不足數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邦國者小有疑則以為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進之士皆欲為苟免無恥之人雖有苦心極力窮經通理

得虛名而取實禍乎其毁人心術墮士風而
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
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從以末减所
以使人人皆勉於爲賢能也今之議者反亶
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爲賢能也假使崇仁
誠爲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
士皆勉於爲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
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
議使門下府司憲府推詰謗者明其曲直以
雪其恥以褒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不報

大司憲趙浚時起復故以父母俱歿三年內
踐華要坐府司等語爲已發也深銜之崇仁
信有才然行已則所失亦多近之論救亦不
可謂至公之言○判門下府事李穡乞退不
允穡又上箋曰臣於去歲賀正京師副使崇
仁今被彈劾流竄臣不敢自安乞辭職事不
允下敎賜酒慰諭○諫官吳思忠等上疏論
權近黨附崇仁之罪流牛峯縣又徙寧海府
○李穡歸長湍別業昌遣知申事李行賜酒
慰諭令視事穡不起○十一月己卯放昌于

江華立宗室定昌府院君瑤為王先是前大
護軍金佇前副令鄭得厚潛往黃驪謁見禑
佇崔瑩之甥隨瑩日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
也禑泣曰不堪鬱鬱居此歛手就死但得一
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
輔汝往見圖之仍遺一劒于忠輔曰事成妻
以妃妹富貴共之今八關日可舉事佇以告
忠輔忠輔陽諾奔告我
太祖佇及得厚夜詣

太祖邸爲門客所執得厚自刎死因行巡軍
與臺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并下獄行
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
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遷禑于江陵府我
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贊成事池湧奇鄭
夢周政堂文學偰長壽評理成石璘知門下
府事趙浚判慈惠府事朴葳密直副使鄭道
傳會興國寺大陳兵衛議曰禑昌本非王氏
不可以奉宗祀又有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眞
定昌君瑤神王七代孫其族屬最近當立浚

曰定昌君生長富貴但知治財不知治國不
可立石璘曰立君當擇賢不必論其族屬親
疎於是書宗室數人名遣德符石璘浚詣啓
明殿告太祖探籌果得定昌君名我
太祖與德符等八人詣恭愍王定妃宮衛以
兵仗宗親百司皆從之奉妃教放昌于江華
迎定昌府院君立之教曰自我太祖以至恭
愍王子孫相承以奉宗廟社稷不幸恭愍薨
逝無嗣當時宗戚羣臣議立宗室之賢者迺
緣權臣李仁任久執國柄多行不義市恩於

人鏡免已罪以逆賊辛旽之子禑冒名恭愍
王後殺所生母以滅其口嫁以姪女以固其
寵神人積怒十有五年禑乃多殺無辜取怨
國人舉兵猾夏得罪
天子與正王氏復起之秋而大將曹敏修以
仁任之親為上相繼仁任之邪謀立禑子昌
以惡繼惡擅柄所歸勢難卒去頭著尹承順
等回自京師
帝責以異姓為王於是詢諸國論宗戚大小
臣僚僉曰定昌府院君瑤乃太祖正派神王

七代孫族屬最近宜爲恭愍王後命瑤卽王
位以奉宗廟社稷其禑及昌廢爲庶人竊呼
予弘發兩代王復漢家之祀以基四百年大
平之業以今視古其理一也是日瑤卽位于
壽昌宮降禑昌爲庶人流李琳及子貴生柳
琰崔濂盧龜山李懃于遠地遣定陽君瑀帥
師鎭長湍以備非常王憂懼方夜不眠謂左
右曰余平生衣食使令皆足乃今負荷如此
其重不知所爲遂泣○庚辰王御正殿受朝
聽政尊母王氏爲福寧宮主妃盧氏爲順妃

封子定城君禛爲世子宥境內○李穡自長
湍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閑
遲不意今日得此也穡卿輔之復以穡判門
下府事邊安烈領三司事沈德符爲門下侍
中我
太祖守門下侍中鄭道傳爲三司右使罷執
義宋文中文中嘗牧羅州有不廉之名臺諫
不署告身遂罷○甲申親享大廟告卽位有
司請撤禑母神主李穡曰此事未保其終姑
徐之禮畢百官上箋陳賀還宮猶推讓不坐

南面李穡進曰上已告即位今又不南面無
以荅臣民之望王從之謂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余本無德再辭不獲得忝
大位卿其善圖之潸然涕下○金佇暴死獄
中斬尸于市時佇辭多連巡軍官故人皆疑
之於是流門下評理鄭地李居仁前判厚德
府事柳惠孫李乙珍前密直李惟仁柳蕃趙
瑚安柱等二十七人以與佇謀也又斬趙方
興○王即位之夕王壻姜淮季父著入內謂
王曰諸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為

王氏也殿下愼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瑨禹
成範侍側聞之告其母尹氏其從兄紹宗傳
聞以告九功臣功臣等進言於王曰殿下甫
即位讒言遽入臣等惶懼無已殿下若信讒
言即罪臣等若以臣等黜退僞姓復立王氏
爲有功請罪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顧左右
默然○遣順安君昉同知密直司事趙胖如
京師告即位○十二月左司議吳思忠門下
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判門下府事李穡事我
玄陵位至輔相及玄陵薨無嗣群臣議立宗

室之賢者權臣李仁任自欲擅權貪立僞主
而穡助議立禑及戊辰諸將回軍議立王氏
之際大將曹敏修以仁任姻親欲立子昌以
繼其邪謀問計於穡穡亦嘗以昌爲心遂宣
議立之其子種學宣言於外戚曰羣臣議立
宗室卒立世子吾父之力也及
天子有命曰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非三韓
世守之良謀忠臣義士擬復王氏以遵
天子之命而賊臣邊安烈欲立奇功以要富
貴與穡及禑舅李琳及金佇鄭得厚等謀迎

辛禑以沮復立王氏之議且穡世仕王氏受
恭愍罔極之恩附仁任則立辛禑而絕王氏
諸將議立王氏則附敏修黜禑而立昌惡臣
義士議復王氏則附安烈黜昌而迎禑再絕
王氏之祀其在禑昌亦為反側之臣然此不
足論也世為王氏之臣諂附賊臣使王氏之
宗祀永絕其爲罪惡天地宗社之所不容也
又曰穡爲仁任所重保其富貴而仁任與其
黨堅味興邦恣行貪慾鬻官賣獄賄賂公行
奪占田民怨積罪盈卒致敗亡而穡不言其

非爲禑師傅屢受賞賜乳臭子弟咸擢高科
布列要職見禑肆其暴虐殺戮無辜而穡不
正其過見禑妄興師旅將犯上國之境以基
東方無窮之禍而穡又不言之國家以私田
瘠公家而害民生興詞訟而毁風俗議欲革
之以正田法而穡爲上相固執不可李琳貪
墨孱劣國人所知而穡又欲納交外戚以圖
保全薦琳自代又以儒宗佞佛毁人心術敗
亂風俗又復多詐托以李崇仁被劾歸于長
端觀望事變及殿下即位公然而來受判門

下之職立於百官之上了無怍色曲學阿世飾詐釣名卒至叛復以抵大罪請下攸司論穡父子及敏修之罪以戒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仁任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變請憲司斬棺豬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諫禑興師遂爲大戮請殿下命攸司致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爲庶人○司憲府上疏論權近私拆咨文之罪曰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

直付都堂會宰相開坼近乃累日私藏私自
開坼隱密謀議漏洩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
甚請追身究問依律決罪以戒後人王命勿
問只流遠地○流李穡李崇仁河崙李芬文
達漢于外徒曹敏修于三陟臺諫交章上疏
曰今殿下上承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撥
亂反正紹我祖聖既絶之大統廢辛禑父子
爲庶人此則正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太平
之時也昔衛君待孔子爲政孔子欲先正名
曰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

妾子弘爲惠帝嗣太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
而誅之迎立代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
大平唐則天后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
思爲太子丞相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
昌宗等復立中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
薛季昶等謂柬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
三思雖誅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
早圖噬臍無及柬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
一三思猶机上肉耳後三思果殺柬之等而
中宗亦遇弒矣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

唐之宗廟中宗亦不得私於其母秉之等既
立中宗以則天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
議則可以解祖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
亦孔子正名之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
以繼恭愍王後以正辛禑非恭愍王之子布
告中外三韓億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
祖之孫矣往者洪倫之亂之源及禑母般若
之言之死亦殿下之所明知也
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穡心亦知其非於仁
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言敏修立昌之時

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辛禑其罪前疏未
盡之矣今殿下旣紹正統李穡學獨倡言於
人曰玄陵旣以禑封江寧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禑矣
李太祖舊諱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子
今殿下不正禑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
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禑父子之罪以絕孽小
之陰謀則殿下亦不可一日安天位也或曰
禑父子一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

然
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為君矣又安有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禑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而不誅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權瀚宅籍沒家產稽種學父子止授罷職則萬世姦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崇仁

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禑姦計以督辛昌
朝見而欲立辛禑以永絶列聖之血食罪不
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稱學以立昌爲
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李芬言於李琳之女
黨附李琳欲遂姦計額下芬于攸司推鞫情
狀以正其罪權近私圻聖旨先示李琳又示
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矣既而托以崇仁事
上書被劾其間亦未可知止流遠方不正其
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之臣乎前漢陽尹文
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事恣行不義琳之族

辛

屬已皆流竄而獨在輦下請收藏牒斥去外
方又黜僞朝官者以備不虞之患且遵文廟
之制止留十數人以充宮內掃除又依忠烈
王故事不許拜六品於是瀦仁任宅流籍文
子崇仁崙芬達漢徙敏修于三陟官供職
如舊○壬寅撤禑母懿陵○遣司憲糾正田
時于昌寧鞫曹敏修時欲以敏修立昌之謀
出於李穡取辭敏修不服曰立昌之罪予固
獨當穡實無與焉累日逼之乃服○誅辛禑
新昌先是司宰副令尹會宗上疏曰玄陵上

賔之後權臣李仁任以逆旽之子禑嗣我王氏九廟絶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佑王室既亡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禑父子告于祖廟而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答臣民之望而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王莽簒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武困於滹沱幾墳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

高麗恭讓王

斬之中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
及其子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
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
繫頸曹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
足以小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為魏有而
昭烈所據之地唯蕞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
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
丕之年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
家之統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為帝改

國號曰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東
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
則天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東
之等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
罪人乃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為庶
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是
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
立矣此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
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東之等曰二兇雖誅產
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

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
不知死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
宗與韋后復信用三思柬之等五王果爲三
思所殺天下悲之彼辛禑父子盜據王位十
有六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
推擁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
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
之則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責況今
賊臣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
有何所疑猶廩養而不誅以啓羣邪之心乎

其於祖宗十六年絶祀之意何如其於季祖
去草之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所忽終至
於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
不爲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
言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願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禑父子告于太
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妻生
民之害萬世之統疏奏三歷問諸宰相皆默
然我

太祖獨曰此事不易既以安置江陵聞于朝廷不可中變且臣等在禑雖欲爲亂何憂哉王曰禑多殺無辜宜其自及命知申事李行降教書遣徐鈞衡于江陵誅禑柳珣于江華誅昌禑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尸而宿得粒輒精舂供奠時人憐之○左司議吳思忠門下舍人趙璞等上疏曰宦寺本以宮内掃除爲職無與外事至秦毁古制以趙高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爲中

書令發裁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而東
漢亡唐以仇士良為中尉廢置人主宋以童
貫為將帥陷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事遂
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宦官
給事不過數十人亦未嘗食祿至于玄陵刑
餘熏腐布列朝班爭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
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
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
○教曰恭惟我太祖開國以來子孫相承克

奉宗祀至恭愍王不幸無嗣薨逝賊臣李仁
任欲專政權貪立幼孽詐以辛禑稱王氏立
以為主禑乃頑凶狂悖將欲陵犯遼陽侍中
李太祖舊諱等以社稷大計諭衆回軍議立王氏
主將曹敏修以仁任之黨復擅權柄繼其姦
謀乃沮衆議立禑子昌王氏絕祀神人共憤
者十有六年矣侍中
李太祖舊諱奮忠倡義乃與沈德符鄭夢周池湧
奇偰長壽成石璘朴葳趙浚鄭道傳等決策
上奉

天子明命謀及宗親耆老文武臣僚啓奉恭愍王定妃之命廢禑昌父子以予於王氏最親俾承祖宗之統雖予寡德未堪負荷李太祖舊諱等正名興復再造王室其功實不在太祖開國功臣之下帶礪難忘璧上圖形父母妻封爵子孫蔭職宥及十世○大司憲趙浚等上疏略曰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兩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自事元以來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於

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為虛設徒費天祿而其亐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愛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隷或食其祿而曠其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願殿下併近侍於左右衛併司門於監門衛併司楯於備巡衛併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馬以類併於諸衛各以其衛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祿

用使食其祿司幕古之尚舍而今之司設也司饔古之尚食而今之司膳也今則司設食其祿而廢其職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司饔以下之職亦然願以司幕司饔等愛馬併於六局以復先王之舊非有功不侯我朝之法也金富軾削除僭亂平定西都進封樂浪侯金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倭得封上洛公願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毋得封君宦官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叅官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願自今宦官不

許拜朝官學校風化之源近因兵興鞠為茂
草鄉愿之托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
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謂之夏課如此欲得經
明行修之士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為
教授又以州郡閑居業儒者為教導令子学
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立課程考其通
否登名書籍誘掖奬勸有成効者擢以不次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其絕祀也故
古者父母終既葬於野虞而安神廟而祀之
此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東方家廟之法久

而廢弛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以上祭
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
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為一龕以藏其
神主忌日必祭不許騎馬出行對接賓客其
上墳之禮許從風俗每年三令節寒食為定
以成追遠之風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自豪強兼幷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
制祿之數徒為文具宜令有司參酌古制豐
其祿秩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
統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歛一不

均賦役無藝民不聊生願自今係各道州縣
置五六品員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近年
以來將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
遣之節制失宜賊勢益張古人謂君不擇將
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願令都
評議使臺諫各舉威德夙著者命爲將帥以
中軍政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今一道三
節制非古制也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
只遣一節制餘皆破去兵者民之司命本朝
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

兵也近世兵制大壞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里暴骨蕞爾倭奴為國之病可不為痛心哉願自今前銜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近世姦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臺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願自今有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真差以奬破賊之功國家選觀察使

擇任守令撫綏五道獨東西北面尚循舊習
未霑王化願自今依諸道例置觀察使巡行
郡縣近來驛戶凋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
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國家雖置程
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願自今
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保舉如守令例且
給半印而遣其致驛戶殷富馹騎蕃盛者補
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常平義倉救
荒之長策其法出於周官委人之職去歲盛
夏興師加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

又彼水安東南州郡蕭然赤立國家既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今郡縣皆置常平倉食爲民天穀由牛出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重農事也韃靼水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令其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産充賞犯者以殺人論州郡因朔膳使客供支等事雖當盛農驅集農民馳騁剝棘旬月弋獵農失其時民不足食職此之由若夫雞豚之畜則孳之牢中

不擾於民願自今京畿築雞豚場三所一令
典廐署主之以奉宗廟祭祀之用一令司宰
寺主之以供御廚賓客之須至於州郡各驛
皆令畜之撙節愛養不殺胎卵無年遣人各
道監造内用甕器憑公營私侵漁萬端而一
道馱載至八九十牛所過騷然又有羽筋箭
竹等差遣擾民非一願自今各司受馬差遣
外方者一切禁之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
匹器仗與凡民獲賊所得之物所在官悉輸
京都以希重賞罔上無民軍士解體願自今

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鞫宰相人君之貳其尊莫有倫比不幸有罪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梟首露體棄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刑不上大夫有罪皆賜死以禮遇下故當時士大夫恥言人過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大臣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無加顯戮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妻子無隨

坐陳平不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摠百揆須號令憲司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近者僥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牒雲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訟攸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于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供辨都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

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剰
取凡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
官赴任以致公事稽緩其文書錢穀皆爲姦
吏所容匿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大小員吏
自下批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
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
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有
不如法者痛繩以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爲
鄉吏者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
本役或托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勝記州郡

巨

一空入遁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品代
免鄕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鄕而無特立
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
出身者自除設奉翊眞差三品以下勒令從
本以實州郡自今以後鄕吏不許明經雜科
出身免鄕以爲恒式○憲府上疏論田制曰
上天悔禍羣兇已滅辛氏已除一革私田以
其機也而世臣巨室相與流言煽動人心欲
復私田而殿下中興遠述成周圭田采地之
法近遵文廟開廣京所之制京所則給居京

侍衛者之田以優士族卽文王仕者世祿之美意也諸道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卽祖宗選軍給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不得相亂杜兼幷之門塞爭訟之路誠聖制也然受田於京畿而數未備者欲於外方給之是殿下復開兼幷之門臣等甚爲殿下中興之盛惜之也不先正田制而欲致中興之理非臣等所敢知也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

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下可不優也故以京畿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鎮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災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殿下上繼太祖之洪業下啓中興無疆之基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

祀賓客之用豈俸祿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嫵巨室之流言不念生民之大害復私田於外方以開姦猾兼并之門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冦薄俸祿而隳百官之廉恥缺國用而乏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爲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王以弟瑀領三司宗簿寺事趙浚爲門下評理判尚瑞寺事成石璘爲司憲府大司憲○改官制○癸

亥王詣孝思觀以誅禑昌告于太祖曰朝鮮之季國分錙銖至七十八弱吐強呑併爲三雄戰爭不息聖祖龍興天戈所指羣盜削平金傅作賓甄萱來庭神劒授首一統以成子孫相傳四百五十有七年及恭愍無子賊臣李仁任圖擅國政乃以辛旽婢妾般若所生禑立以爲君禑以族弟李琳之女生男曰昌父子相繼國祚中絕近者昌請親朝禮部移咨責異姓爲王咨至李琳以上相秘之不發侍中

李太祖舊諱奮忠倡義興復王氏德符夢周湧奇長壽石璘巖後道傳八將相贊定其策興宗親百僚詣恭愍定妃之宮咸奉妃教宣天子命廢禑父子以臣太祖之後神王七代之孫俾承正統於是率百官告反正于祖廟

存禑昌待

天子命諫臣思忠等請誅禑昌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不必士師繼而司寇副令尹會宗上言二兇祖宗罪人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不可一日而置王氏

之地上臣感其言下其書於都堂咸請如諫
臣等議遂誅禑昌既正其罪齋明擇辰敢告
于聖祖真前初禑既立宰相續命言其非真
仁任放之旽妾般若自言禑乃吾所產仁任
殺之金庾崔源言於
帝以謂禑非王氏咸被屠戮國人畏禍父不
敢語其子夫不敢言於婦歲月既久知者漸
寡又其姻親根據中外不敢拔絕今茲興復
實由我祖陰隲之功也嗚呼異姓已除宗社
已續不愆不忘率聖祖成憲乃臣所盡心者

也仰惟聖祖推誠功臣終始保全布在國史
龜鑑萬世一有不遵臣非孝孫惟願在天之
靈鑑臣之誠助臣之志俾無失墜克承鴻業
以開萬世又告賞功臣文曰湯舉伊尹纘禹
舊服太甲克終伊訓是賴陟相大戊格于上
帝太公鷹揚天下宗周而與周公夾輔王室
錫封于齊藏在盟府其孫桓公一匡尊周湯
祀六百周過其歷國祚長久後世莫及實由
不忘伊呂彌亮之功獲其子孫象賢之忠漢
資三傑而張良為帝者師不使論道聽其辟

穀何刀筆吏乃為相國亦繫于獄信族布及
矣中帝身國無其人再傳中絕劉幾為秦其
視商周開國之功阿衡尚父俾輔後嗣以致
至理一何遠哉聖祖報功裴洪申卜庚崔六
公圖形對御與享大廟春秋不忒三十一傳
至恭愍王無子暴薨國祚中絕恭愍之葬虹
重園日禑初蒸夕鵶鳴大室天地震動明年
三月毅陵忌晨大風以雨震電且雹及禑襲
爵大風起祧廟而北揹大室鷲頭折廟門仆
祧廟寢園松樹拔殆半鼠食大室主褥明年

御廩災去歲六月昌之立馬踶傳國寶匣碎鑰折寶躍出走地祖宗怒異姓不歆其祀動威以絶之雖面命耳提何以加此仁任旣立禑殺所生母般若以滅其口司平門頹葬枯骨曰此恭愍王宮人實為禑母也而柩幄災易之又災逐宰相續命殺金庚崔源人皆喪氣言涉辛氏愕然失色以族相戒禑昌姻親心腹爪牙根據中外除去之難如拔山岳侍中

李太祖舊諱盡忠奮義首倡興復德符等八將相

從而賛之遂除二兇我祖宗三十一代配天之祀得以復續昔者文非四人無以造周武有九人乃集大勳今玆興復誠由聖祖陰佑亦惟

太祖舊諱等忠誠貫乎日月公正著於三韓大順而天佑於上大信而人服於下故能使仁任禑昌夘翼之人翻然効順市不易肆人無變色不崇朝而歸王氏玆詣祖眞告功行賞錫邑

太祖舊諱封君世襲德符以下封忠義君皆許承

襲俾世其祿圖形勒功帶礪爲誓藏之宗廟
願聖祖佑後嗣王與九人後同心同德敬天
畏民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共享天祿以克永
世九人子孫雖犯大逆擬議末減更求其嗣
襲爵奉祀世世無絶以酬九人之功後嗣王
不念中興之艱使九人後或失爵邑聖祖殛
之無俾享國九人之後忘其祖父之忠懷姦
驕奢以凶于家害于國聖祖殛之以其爵邑更
給他孫使九人血食永世非臣私九人實嘉
九人出萬死計委身社稷興復王氏使我祖

祀與天無極其宗親文武耆老臣僚於中興
反正之際棄僞向真扞我于艱臣甚嘉之顧
聖祖永祐其後昆俾屏我王室賜九功臣錄
券以我
太祖為奮忠定難匡復燮理佐命功臣和寧
郡開國忠義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田二百結奴婢二十口沈德符青城郡忠義
伯田一百五十結奴婢十五口鄭夢周偰長
壽等七人並忠義君各田一百結奴婢十口